图书情报工作
第 64 卷 第 3 期 2020 年 2 月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研究*

■ 宋雪雁 李溪萌 邓君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130022

摘 要: [目的/意义]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的建立对于选择符合要求的编纂人员、最大化运用档案机构人力成本、提高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并结合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流程提取胜任力要素,通过专家咨询法对提取的要素进行修正,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调研结果进行降维,借鉴素质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构建最终模型。[结果/结论]提出 21 项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要素,整合成职业意识、知识、专业技能和通用能力 4 个维度,在档案事业整体战略和数字时代的大前提下,建立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

关键词: 档案文献编纂 档案编纂人员 胜任力模型
分类号: G270
DOI: 10.13266/j.issn.0252 - 3116.2020.03.004

1 引言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促进了当今社会的繁荣发展,便捷有效地满足了人们的利用需求。编纂人员是编纂活动的主体,其数量和质量决定着编纂成果的质量和编纂工作的发展。同时,档案工作的专业化建设和人才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计划》中提到:要增进档案队伍专业化,扩大档案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规模,培养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和特殊人才;要健全档案人才评价机制,改进档案人才评价方式,拓宽档案人才评价渠道[1]。数字时代赋予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新的内涵,也对编纂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在主体机构的职能、存在方式和首要关注点等方面的变化推动着编纂工作者的角色转变。编纂人员应充分认识并迅速适应数字时代编纂工作的新变化,实现自身理念、知识、技能等方面的革新。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能够为提升编纂工作者的胜任力提供参考方向,帮助档案机构解决编纂人才培养问题,推动档案开发与利用工作的发展。

2 文献回顾

2.1 国外研究现状

D. C. McClelland 在 1973 年发表的论文《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2]使胜任力的概念在学术研究和应用领域引起广泛关注。此后代表性的研究有 L. M. Spencer 等在 1993 年的《工作胜任力》[3],书中归纳出大多数行业最常用的 20 项胜任力要素,分为成就特征、服务特征、影响特征、人际洞察力、管理特征和个人特征 6 个维度。Hay/McBer 公司 1996 年在《分级胜任力词典》[4]中,进一步将这些要素提炼为成就导向、演绎思维、归纳思维、服务精神、人才培养、监控能力、灵活性、影响能力、收集信息、主动性、诚实正直、人际理解能力、组织意识、奉献精神、关系建立、自信、领导能力和合作精神 18 种通用胜任力,以及一些主要在特定情况下发挥价值的胜任力。O. Nordhaug 将胜任力分为元胜任力、一般行业胜任力、组织内部胜任力、标准技术胜任力、技术贸易胜任力和特殊技术胜任力 6 类[5]。

构建能力胜任模型的方法有行为访谈法、职业分析法、情景法和多维度法等。其中,行为事件访谈法和职业分析法最为常用。L. M. Spencers 的素质冰山模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与成果利用研究”(项目编号:18BTQ09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宋雪雁(ORCID:0000 - 0003 - 1955 - 6685),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songxueyan@126.com;李溪萌(ORCID:0000 - 0002 - 0735 - 7526),本科生;邓君(ORCID:0000 - 0002 - 3291 - 7193),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9 - 08 - 20 修回日期:2019 - 10 - 06 本文起止页码:32 - 41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型[3]（见图1）和 R. E. Boyatiz 的素质洋葱模型[6]（见图2）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胜任力模型。冰山模型将胜任力要素划分为难以在短期发生改变或提升、可观察的“水上部分”和容易通过教育或培训得到提高的、不可观察的“水下部分”。洋葱模型则更加强调各胜任力要素之间的层次关系，中心的圆环是模型的核心部分，对外层圆环具有驱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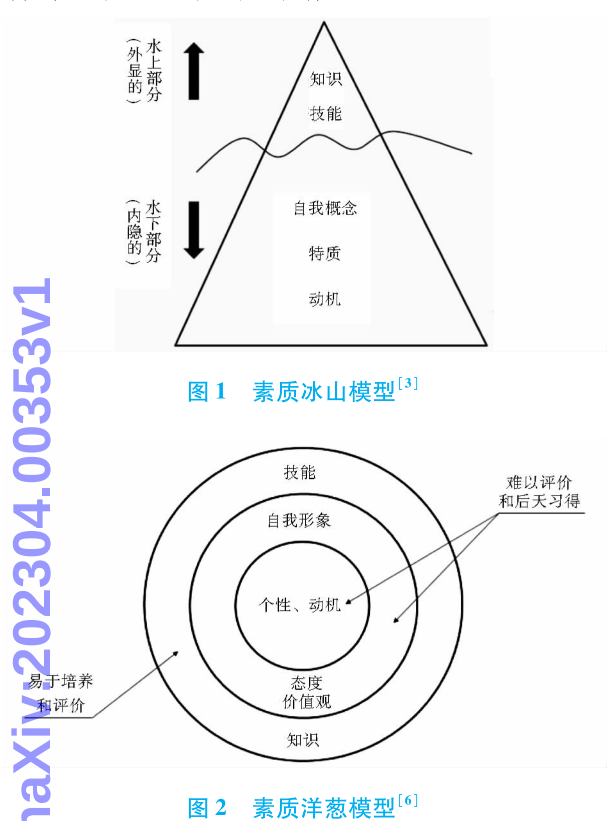


图1　素质冰山模型[3]

图2　素质洋葱模型[6]

国外编纂工作主体与我国有所差异，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多数档案馆没有设置专门的编纂部门，也没有设置专职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人员，较多是个人利用档案独立编纂，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出版社等也会涉猎档案文献的编辑和出版工作[7]。由于国内外编纂工作的差异，国外专门研究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的文章较少。国外关于档案工作者能力的实践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于2015年发布的《数字信息和文档管理能力模型》[8]和国际上应用广泛的工作分析工具——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O＊NET）结构化调查问卷。

《数字信息和文档管理能力模型》指出了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向数字信息管理全面转型的过程中，职员应形成信息和保障数字信息真实、可靠、完整、可用所应掌握的能力。文件由所有政府职员都应具备的能力、通信技术专家应具备的能力以及信息和文件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3个模块构成。每个模块依据澳大利亚公共部门常用的职务层级（初级公务员雇员1－4档和5－6档、中级行政秘书1－2档、高级行政领导），阐述了4个层级的职员在每项能力衡量指标上应了解掌握的内容和达到的具体程度。衡量信息和文件档案管理人员的19项能力指标为：立法和政府环境、数字转换、信息度量、信息审查、信息治理和降低业务风险、数字连续性、沟通与领导、业务流程审查和分析、用户体验、技术素养、专业技术、系统信息管理功能、工具和技术、标准和最佳实践、元数据、信息风险、信息的保留和销毁、监督与合规以及信息获取。

O＊NET系统将“工作导向”和“任职者导向”相结合，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多角度收集相关工作信息，涵盖多重指标系统。在O＊NET OnLine中搜索“Archivists”，得到档案工作者的胜任力要素及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O＊NET档案工作者胜任力要素及报告样本来源[9]

报告样本来源	档案馆文员、档案室主管、档案保管人员、收藏室主管、藏品管理人员、手稿管理人员、博物馆档案管理人员、文件管理员、登记人员、大学档案馆管理员
技术技能	数据库用户界面和查询软件、开发环境软件、文件管理软件、电子邮件软件、企业应用集成软件、图形或照片成像软件、互联网浏览器软件、办公套件软件、演示软件、电子表格软件、视频制作编辑软件、平台开发软件、文字处理软件
所需知识	英语、历史和考古学、计算机和电子学、客户和个人服务、行政管理、文员程序和系统（如文字处理、管理文件和记录、速记和转录、设计表格及其他办公程序和术语）、法律和政府
工作技能	阅读理解、积极倾听、写作、判断和决策、主动学习、批判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沟通、时间管理、协调、监控和评估、服务导向、社会洞察力
工作能力	信息分类、书面理解、书面表达、口头理解、灵活分类的能力、近距离视觉（看到近距离细节）、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口头交谈、表达清晰度、对问题的感知力、选择性注意力、语言识别
个人风格	注意细节、诚实和道德、可靠性（可信赖、尽责、踏实、履行义务）、分析性思维、合作、主动性、坚持不懈、适应性或灵活性（对各种变化保持开放态度）、独立性、成就目标和努力、领导能力、自控力、关心他人、创新、抗压能力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档案领域胜任力模型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少。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李成[10]构建的档案工作者胜任力模型，模型由每个档案工作者都应具备的通用能力和12种不同专业角色的档案工作者分别应具备的角色特殊能力两部分构成。赵亮[11]利用层次分析法，从档案管理人员、档案技术人员和档案业务人员3个维度构建了档案工作胜任能力指标量表。韩萌[12]将档案工作者胜任力划分为表面胜任特征和核心胜任特征。目前，国内对于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的论述零散分布于文献中。本研究对国内研究文献中涉及的编纂人员胜任力要素进行梳理、总结，如表2所示：

表 2 编纂人员胜任力要素整理

出处	涉及胜任力要素
韩宝华[13]	策划技能、选择技能、阐释技能、建构技能
王翠叶[14]	政治素质、责任素质、专业知识素质、语言文字素质、策划创新能力、新技术应用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詹跃华[15]	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驾驭文字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果断处置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策划经营能力
俞富江[16]	职业修养、专业知识、实际操作能力、出版知识和出版法规、广博知识
张佃鲁[17]	谋篇布局能力、驾驭资料能力、文字编辑能力、创新能力
贾娜[18]	职业道德、理论素养、政治素养、文化素养;广学博识、专业知识、相关学科知识;文献编研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技巧;深入研究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接受新观点的能力、敏锐的判断能力、阅读和分析能力;关心企业生产、建设、科研的动态、了解有关方面的基本需求
陈文阁[19]	政治理论知识及素养、系统业务知识、现代网络科技、学习能力
姚春[20]	广博的知识、较强的道德水准和业务水平信息素养,对档案信息资源有较强的敏感度市场经济观念,结合市场需求和社会服务合理选择编纂选题与时俱进,及时掌握公众需求,进一步优化编纂选题
张成成[21]	创新能力、网络服务意识、网络信息技术、结合用户的需要、安全意识、合作精神、服务意识、专业知识、计算机技术、现代化管理手段和技术操作方式
徐绍敏等[22]	档案和计算机两方面的知识与技巧(比较精通网页制作和网站维护、编辑和审美能力、现代化管理手段、计算机等现代化设备的操作技能),创新意识
王阿陶[23]	信息素养,专业知识,对档案信息的搜集、理解、分析、处理等综合能力,计算机技术知识
王永煜[24]	政治理论知识、历史知识、语法修辞知识、逻辑学知识、出版学知识、校勘学、考据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张茗[25]	信息意识、综合信息的能力、法律意识、时效意识
周云云[26]	政治素养和政治信念、服务意识、传统档案文献编纂学知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技巧、信息意识、信息操作技能和信息处理能力、信息道德、创新意识、专业技能、思想道德修养(爱岗敬业、忠于历史事实、不为名利所惑)
杨巧云[27]	责任意识
景红[28]	信息意识,档案信息真实性的维护能力,档案信息的获取能力,档案信息的鉴定、评估能力,档案信息的加工、提炼能力,档案信息的交流、传播能力,档案信息市场的调查、经营能力
李淑芳[29]	现代电子和网络技术应用能力、创新意识、信息理念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缺少对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的系统研究和定量研究。对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功能价值、具体编纂成果、具体编纂工作环节以及信息时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变革等方面。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丁华东[30]、单旭东[31]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社会记忆、身份认同、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桂美锐等[32]、雍文娟[33]等对信息时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工作流程、工作重心、工作模式等变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优化建议,苏君华等[34]、朱少禹[35]等对档案文献编纂选题、加工、成果传播等具体工作环节进行了探究。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对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涉及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以及编纂工作等诸多方面,但对贯穿于编纂过程始终、对编纂成果质量起重要作用的编纂者的胜任力关注不够,缺少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而且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在测量和评价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方面的可操作性稍显不足。数字技术为传统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带来变革与挑战。在应对挑战、寻求发展的过程中,编纂人员是非常重要的能动要素。因此,有必要对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职业要求进行分析,对其胜任力进行探究,构建数字时代的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为编纂人员的评价、选聘、考核以及培训和提升提供参考。

3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要素提取与修正

胜任力模型是指担任某一特定任务角色所需要具备的一系列不同胜任特征的组合,是对胜任力进行测评的框架和工具[36]。胜任力模型一般由胜任力要素直接构成。

本研究中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要素的提取以表 2 为基础,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提取描述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的关键词,对提取的关键词中的相近词进行归并整合,对要素名称进行转换、统一,并根据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流程,对提取的要素进行补充和完善。初步提取的模型要素如表 3 所示:

表 3 模型要素初步提取结果

序号	要素	要素来源
1	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	周云云[26]、陈文阁[19]等
2	编纂主题领域专业知识	王永煜[24]、贾娜[18]等
3	相近性质学科知识	周云云[26]、贾娜[18]等
4	信息技术知识	王阿陶[23]、徐绍敏等[22]
5	法律知识	俞富江[16]、李成[10]等
6	协作能力	张成成[21]、詹跃华[15]等
7	创新能力	张佃鲁[17]、张成成[21]等
8	学习能力	陈文阁[19]、李成[10]等
9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周云云[26]、李淑芳[29]等
10	社会需求洞察能力	姚春[20]、贾娜[18]等
11	编纂策划能力	韩宝华[13]、詹跃华[15]等
12	档案材料查找能力	根据编纂工作流程提取
13	档案材料选取能力	根据编纂工作流程提取
14	档案材料考订能力	根据编纂工作流程提取
15	档案材料加工处理能力	韩宝华[13]、景红[28]等
16	档案文献内容组织能力	韩宝华[13]、张佃鲁[17]等
17	职业价值观	根据文献提炼整合
18	安全意识	张成成[21]、余晓莉等[37]
19	法律意识	张茗[25]、黄倩[38]等
20	服务意识	周云云[26]、张成成[21]等
21	信息意识	景红[28]、张茗[25]等

宋雪雁，李溪萌，邓君.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3):32－41.

为进一步完善模型要素，对表 3 初步提取的模型要素进行专家咨询和网络预调研。预调研的对象主要为档案领域实践工作者、档案教育和科研人员、档案专业学生以及具有档案专业背景的其他人员。共收集问卷 104 份，其中有效问卷 78 份，有效率为 75%，Cranbach α 系数为 0.953，大于 0.7，KMO 检验值为 0.835，大于 0.5，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 p 值小于 0.001，说明样本的信度和效度达到预期目标。根据专家建议和对预调研中开放性问题获取的信息整理分析，对表 3 初步提取的模型要素进行修正，将“档案文献内容组织能力”修正为“档案文献组织能力”，修正后的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要素及解释如表 4 所示：

表 4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要素及解释

编号	要素	要素解释
E1	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	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理论、一般方法、工作性质等业务知识
E2	编纂主题领域专业知识	编纂题目和档案材料内容中涉及领域的知识，如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知识
E3	相近性质学科知识	史料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注释学、传播学等与档案文献编纂学密切联系的学科领域的知识
E4	信息技术知识	有关信息的获取、传输和处理的知识，及其相关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缩微技术等）的理论和方法
E5	法律知识	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民法、著作权法中相关法律法规
E6	协作能力	编纂人员之间以及与编辑、出版等其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之间协调和配合的能力
E7	创新能力	打破习惯性思维模式，从新角度出发，产生新思路、新观点或者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解决档案文献编纂问题、创造新价值的能力
E8	学习能力	把新知识高效融入已有知识、从而改变已有知识结构，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能力
E9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深度融合的能力
E10	社会需求洞察能力	及时发现公众的现实需求，预测公众的潜在需求，结合不同层次用户的不同需要进行合理地编纂选题的能力
E11	编纂策划能力	因时因地因需因题因材灵活机动地、高度综合全盘筹划编纂工作的能力
E12	档案材料查找能力	全面调查与编纂题目相关的档案材料，利用适当的检索工具进行检索的能力
E13	档案材料选取能力	对档案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按照科学的原则与方法，细致精选出有价值的档案材料的能力
E14	档案材料考订能力	鉴别档案材料本身与内容真实性、判定档案材料的形成时间、校勘档案材料文字的能力
E15	档案材料加工处理能力	即档案材料阐释能力，将客观存在的档案材料中的内容进行加工处理，使之变成用户能够理解和利用的信息的能力
E16	档案文献组织能力	即档案文献建构能力，指依据编纂题目的体例与设想，对阐释后的档案材料内容进行分类、组合并在形式上进行编排，构建档案文献序化结构的能力
E17	职业价值观	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正确认识，包括职业自豪感、道德观、主动性、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E18	安全意识	维护档案的实体原貌，保证档案中的涉密信息不被泄露，在工作完成后及时将档案材料完好原样归还的意识
E19	法律意识	表现为对与档案文献编纂相关的法制观念
E20	服务意识	为满足社会需求，自觉主动做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思维和观念
E21	信息意识	表现为对与档案文献编纂相关事物的信息敏感性和洞察力

4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构建

4.1　数据采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正式调查问卷分为调查对象个人基本信息和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职业胜任力调查两部分，胜任力调查部分采用李克特 5 分测评量表，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收集数据，回收线上问卷 142 份，有效问卷 131 份。回收纸质问卷 29 份，有效问卷 28 份。一共收集问卷 171 份，有效问卷数量为 159 份，有效率为 92.98%。

在有效样本中，对被访者的样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熟悉程度 5 个方面。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回收样本各项基本情况。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以及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熟悉程度为不了解的统计类别数量为 0，将其去除后描述特征的统计结果见表 5。

根据格林豪斯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18－25 岁是进入组织阶段，26－40 岁是职业生涯初期，主要任务是提升自身工作能力，40－55 岁是职业生涯中期，对工作有了重新的评估，55 岁是职业生涯后期，有丰富职业成就和工作经验。在调研中，26－40 岁的人群占 57.23%，比重最大，其次是 40－55 岁人群，为 23.9%。主要群体具有对档案文献工作的基本认知和工作经验，并以提升自身工作能力为主要任务，样本年龄结构具有一定代表性。被访者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大学本科与硕士研究生，比例总数为 77.35%，表明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档案从业者占比 52.2%，数量超过半数，档案教育与科研人员占比 22.64.%，调研样本比例符合预期。

表 5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描述统计

描述性特征	统计类别	人数/个	百分比/%
性别	男	50	31.45
	女	109	68.55
年龄	18－25 岁	25	15.72
	26－40 岁	91	57.23
	41－55 岁	38	23.9
	55 岁以上	5	3.14
教育程度	专科	5	3.14
	大学本科	61	38.36
	硕士研究生	62	38.99
	博士研究生	31	19.5
职业	档案从业者	83	52.2
	档案教育与科研人员	36	22.64
	档案专业在校学生	26	16.35
	其他	14	8.81
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熟悉程度	一般了解基本档案文献编纂知识或者工作内容	89	55.97
	系统学习过档案文献编纂的知识或工作技能	32	20.13
	从事过档案文献编纂相关工作或研究	38	23.9

4.2　数据分析与结论

4.2.1　信度与效度分析

使用 SPSS 24.0 进行信度和效度的验证，利用 Cranbach α 系数对调研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可靠性统计量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42	21

采用 KMO 和巴特利球形检验验证样本对象是否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 112.988
	自由度	210
	显著性	0.000

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42，大于 0.7，说明问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KMO 检验值为 0.904，大于 0.5，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 p 值小于 0.001，达到验证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原始变量之间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存在有意义的关系，适合运用因子分析进行降维。样本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预期目标。观测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观测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平均值	标准偏差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协作能力	4.50	0.701	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	4.46	0.691
创新能力	4.54	0.709	编纂主题领域专业知识	4.36	0.741
学习能力	4.60	0.606	相近性质学科知识	4.15	0.805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4.43	0.742	信息技术知识	4.26	0.813
社会需求洞察能力	4.59	0.618	法律知识	4.31	0.811
编纂策划能力	4.58	0.588	职业价值观	4.47	0.727
档案材料查找能力	4.63	0.546	安全意识	4.69	0.616
档案材料选取能力	4.59	0.618	法律意识	4.55	0.681
档案材料考订能力	4.57	0.651	服务意识	4.54	0.673
档案材料加工处理能力	4.52	0.692	信息意识	4.57	0.611
档案文献组织能力	4.57	0.651			

所有观测变量的数值均大于 4，说明档案工作者对于上述提取要素有较高认可度。标准差均小于 1，可以得到被访者对模型要素的认可度比较一致，说明上述提取要素具有合理性。

4.2.2　因子分析结果讨论

研究采用 SPSS 24.0 对模型的要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并采用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对旋转后的矩阵进行分析整理，确定并命名公共因子，达到降维的目的。旋转后提取出 4 个公共因子，累计贡献率见表 9。

方差贡献率代表公共因子的方差占总样本方差的比重。4 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度为 66.117%，表明旋转降维后的的数据结果携带有大部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可以较好地代表原始信息，且 4 个公共因子对目标的解释程度相近。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后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 10。

21 个要素变量的载荷系数均高于 0.48，且旋转后每个载荷在公共因子上的变量个数均大于 4，其中社会需求洞察能力、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编纂策划能力三项在旋转后同时在两个公共因子中都有显示，说明其在两个维度上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旋转后的成份矩阵，对 21 个要素降维后的公共因子进行命名，归纳出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的一级维度，

表9　观测变量的累计贡献率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积贡献率/%	总计	方差/%	累积贡献率/%	总计	方差/%	累积贡献率/%
1	9.896	47.122	47.122	9.896	47.122	47.122	3.743	17.823	17.823
2	1.434	6.829	53.951	1.434	6.829	53.951	3.657	17.413	35.236
3	1.398	6.656	60.608	1.398	6.656	60.608	3.483	16.586	51.822
4	1.157	5.510	66.117	1.157	5.510	66.117	3.002	14.295	66.117

表10　观测指标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要素指标	成分			
	1	2	3	4
安全意识	0.770			
法律意识	0.747			
服务意识	0.622			
信息意识	0.613			
社会需求洞察能力	0.567			0.486
职业价值观	0.553			
档案材料加工处理能力		0.793		
档案材料考订能力		0.678		
档案材料选取能力		0.668		
档案材料查找能力		0.649		
档案文献组织能力		0.624		
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		0.591	0.532	
信息技术知识			0.789	
相近性质学科知识			0.711	
编纂主题领域专业知识			0.702	
法律知识			0.645	
创新能力				0.825
学习能力				0.639
协作能力				0.591
编纂策划能力	0.490			0.556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0.491

并对分类后的原有要素进行更正。

如表10所示，公共因子1上包含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信息意识、社会需求洞察能力、职业价值观以及编纂策划能力7个要素指标，其中社会需求洞察能力和编纂策划能力均同时处于公共因子1和公共因子4中。因子分析方法规定，当一个观测变量旋转成份矩阵分布在两个公因子时，按照观测变量本身的意义，选择适合自身的公因子[39]。通过对公共因子1上的其他5个胜任力要素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信息意识、职业价值观均属于思想层面上，都对行为具有导向作用。职业价值观涵盖了成就观念、政治取向和个人积极努力的态度，表现在工作者的认真严谨、细心和耐心等方面。而社会需求洞察能力和编纂策划能力更侧重动作的实施，受到思维和想法的影响。因此将这两项要素归入公共因子4中，并将公共因子1命名为职业意识。

公共因子2包含档案材料加工处理能力、档案材料考订能力、档案材料选取能力、档案材料查找能力、档案文献组织能力、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6个要素指标，其中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同时分布在公共因子2和公共因子3中。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是编纂人员从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对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等的概括，而其他5项要素着重强调保证编纂工作流程能顺利完成的动作系统，因此将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归入公共因子3。同时，公共因子2中的要素侧重职业维度的具体的、日常任务性的技能，为将公共因子的名称和性质加以区分，与公共因子4进行有效区别，将因子2中各要素的名称改为材料加工处理技能、档案材料考订技能、档案材料选取技能、档案材料查找技能和档案文献组织技能，并将公共因子2命名为专业技能。

公共因子3包含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相近性质学科知识、编纂主题领域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5个要素指标。由此可见，这5项胜任力要素都是人们对历史实践工作的经验性概括和总结，是编纂工作中应该掌握的事实型和经验型信息。将公共因子3命名为知识。

公共因子4包含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协作能力、编纂策划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5个要素指标。5项胜任力要素均属于行为维度上处理非具体的、任意的任务能力，综合运用多方面知识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不仅适用于档案文献编纂领域，而且是整体档案事业的优秀工作人员都应具备的。所以将编纂策划能力重新命名为策划能力，将公共因子4命名为通用能力。

4.3　模型的确立

一般而言，胜任力模型的形式简单易懂，通常由胜任力各要素构成[10]。通过以上分析讨论，将模型中的胜任力要素及维度在表11中详细列出：

表11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维度及要素

维度	胜任力要素	胜任力要素解释
职业意识	安全意识	维护档案的实体原貌,保证档案中的涉密信息不被泄露,在工作完成后及时将档案材料完好原样归还的意识
	法律意识	表现为对与档案文献编纂相关的法制观念
	服务意识	为满足社会需求,自觉主动做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思维和观念
	信息意识	表现为对与档案文献编纂相关事物的信息敏感性和洞察力
	职业价值观	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正确认识,包括职业自豪感、道德观、主动性、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专业技能	档案材料加工处理技能	即档案材料阐释能力,将客观存在的档案材料中的内容进行加工处理,使之变成用户能够理解和利用的信息的能力
	档案材料考订技能	鉴别档案材料本身与内容真实性、判定档案材料的形成时间、校勘档案材料文字的能力
	档案材料选取技能	对档案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按照科学的原则与方法,细致精选出有价值的档案材料的能力
	档案材料查找技能	全面调查与编纂题目相关的档案材料,利用适当的检索工具进行检索的能力
	档案文献组织技能	即档案文献建构能力,依据编纂题目的体例与设想,对阐释后的档案材料内容进行分类和组合,构建档案文献的序化结构的能力
知识	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	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理论、一般方法、工作性质等业务知识
	信息技术知识	有关信息的获取、传输和处理的知识,及其相关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缩微技术等)的理论和方法
	相近性质学科知识	史料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注释学、传播学等与档案文献编纂学密切联系的学科领域的知识
	编纂主题领域专业知识	编纂题目和档案材料内容中涉及领域的知识,如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知识
	法律知识	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民法、著作权法中相关法律法规
通用能力	创新能力	打破习惯性思维模式,从新角度出发,产生新思路、新观点或者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解决档案文献编纂问题、创造新价值的能力
	学习能力	把新知识高效融入已有知识、从而改变已有知识结构,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能力
	协作能力	编纂人员之间以及与编辑、出版等其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之间协调和配合的能力
	策划能力	因时因地因需因题因材灵活机动地、高度综合全盘筹划编纂工作的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深度融合的能力
	社会需求洞察能力	及时发现公众的现实需求,预测公众的潜在需求,结合不同层次用户的不同需要进行合理地编纂选题的能力

对模型的4个维度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验证

维度	项数	α系数	KMO
职业意识	5	0.852	0.836
专业技能	5	0.860	0.812
知识	5	0.883	0.869
通用能力	6	0.838	0.810

4个维度所含胜任力要素个数相对平均,α系数均大于0.7,且KMO值均大于0.5,表明模型的4个维度具有可信度和有效性,可以较好反映出胜任力要素的特征。借鉴Spencers的素质冰山模型和Boyatzis的素质洋葱模型,构建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见图3和图4。

冰山模型将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的4个维度划分为水上外显的编纂专业技能、知识和通用能力以及水下内隐的职业意识。其中专业技能、知识和通用能力作为档案文献编纂人员外显的表现易于了解、测量和评价,也相对更容易通过培训、学习得到完善和提高。相对于编纂专业技能、知识和通用能力,档案编纂人员的职业意识嵌入编纂人员个人经历中,是隐含的、内在的,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内容非直接相关,更多的是与无形因素相关联,因此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职业意识很难准确描述与测量,只有这种职业意识能动地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产生影响时,才会体现出其作用和价值。因此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职业意识在其胜任力构成中是更深层次的,潜藏于编纂人员内在,难于改变,也不易通过短期培训得到提升与发展,但是该胜任力要素对档案编纂人员的职业行为与表现从长期来看具有重要作用,在长时段的档案编纂职业周期中,编纂职业意识是鉴别和区分档案编纂人员职业表现的关键因素,在编纂人员的长期职业胜任力表现中其职业意识的作用更显著。

该模型可以为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招聘、考核评价与培训提供可借鉴的参考与可操作的方法。具体而言,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冰山模型可以帮助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岗位确定所需的胜任素质,使从事编纂工作所应具备的能力特征具体化,为编纂人员选聘提供依据。在对编纂人员的考核评价工作中,本研究建立的胜任力冰山模型可以为考评体系的建立提供基础, 使编纂人员的选拔和职业管理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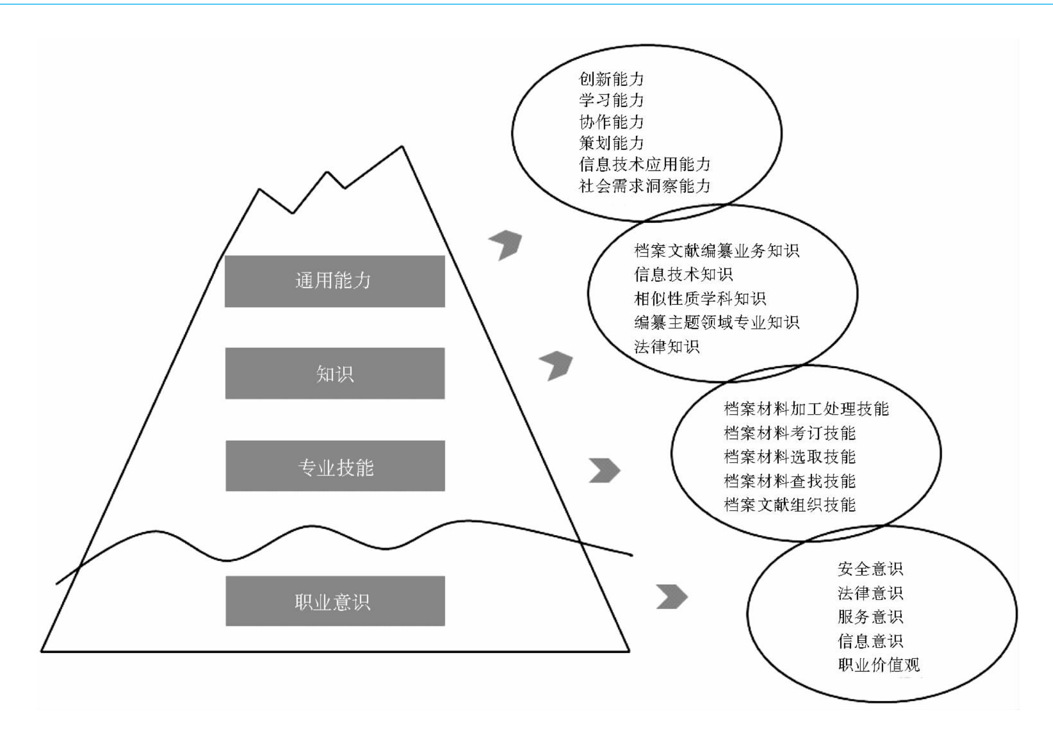


图 3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冰山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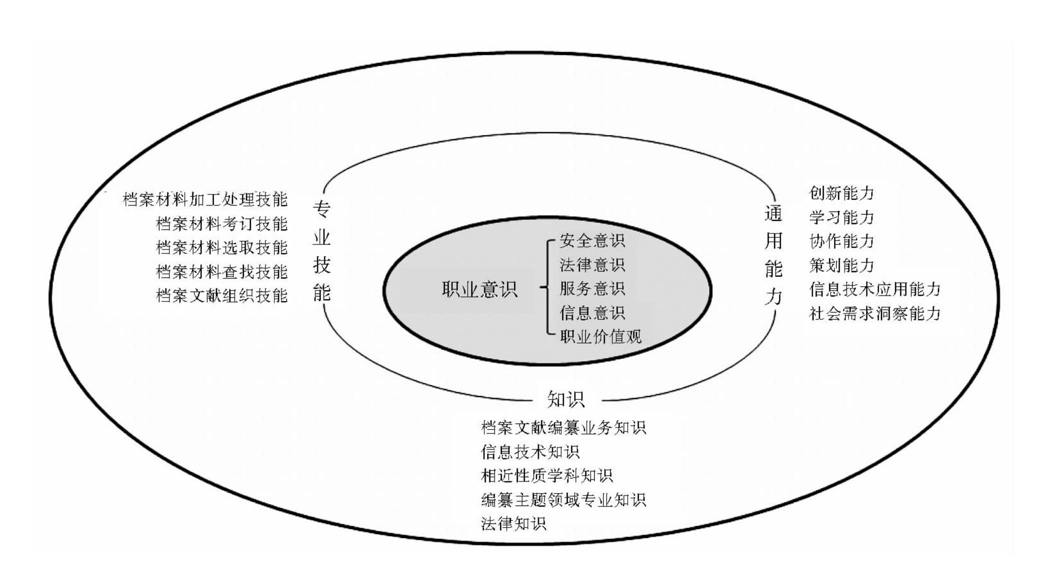


图 4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洋葱模型

范化。无论档案机构还是个人，都可以依据此模型确定提升编纂职业能力的目标和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与培训，提升档案文献编纂人员人力资源的质量。

图 4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洋葱模型的本质内容与图 3 的冰山模型是相同的，但是洋葱模型更注重突出编纂人员胜任力的层次性，通过图示更明确地表现出编纂人员胜任力构成中隐性的职业意识与外显的编纂专业技能、知识和通用能力之间的层次关系。圆环越向外层，越易于考察、测量、评价和培养。在洋葱模型中表层是档案文献编纂专业技能、知识和通用能力，相当于冰山模型的水上部分，易于考察、测量、评价和培养。内层是编纂人员的职业意识，体现了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的核心特质和最深层次的胜任力特征，是最难于发展和改变的部分。而且目前对职业意识维度的测评还存在诸多困难，如果能够探索一定的方法对编纂人员职业意识进行考察，将有助于对编纂人员职业上的长期表现进行预测。

根据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洋葱模型，在考察、测量、评价和培养编纂人员的过程中，不仅应关注其知识和能力的外在表现，还应更细致、慎重地关注其职业意识。洋葱模型可以为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基础性支撑，通过逐层

分析、明确不同层级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职位的素质要求,为编纂人员的选拔、考评、培训与发展提供指导和参考。

5 研究结论

数字技术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日益广泛、深入的应用驱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发生变革,对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职业能力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寻求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要素的基本结构,并借鉴素质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构建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通过对 4 个维度编纂人员胜任力要素以及编纂人员胜任力冰山模型、洋葱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

(1)在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职业意识是其胜任力的核心。职业意识主要包括职业价值观、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和信息意识 5 项胜任力要素。这些要素不易直接观测和评价,也难以短期习得和提升,但是无论是预测编纂人员的长期职业表现,亦或培养具有长期职业发展潜力的编纂人才,都注重编纂人员职业意识的提升训练。

(2)编纂专业技能也是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包括档案材料加工处理技能、考订技能、选取技能、查找技能、档案文献组织技能 5 项要素。这 5 项要素体现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独特性和专业性,在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构成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数字时代,这些档案文献编纂的专业技能在信息技术深度应用的场景下有了更丰富的职业内涵,与传统档案文献编纂相比,对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要求也更高。编纂人员应根据新的技术条件和职业定位对专业技能进行提升。

(3)知识维度是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模型的第 3 个维度,主要包括档案文献编纂业务知识、编纂主题领域专业知识、相近性质学科知识、信息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 5 个胜任力要素。其中信息技术知识的载荷系数在知识维度中最高,说明档案领域实践工作者以及档案教育和科研人员等已经意识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和档案文献编纂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信息技术知识应该成为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需要学习和提升的重要内容。

(4)通用能力是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人员胜任力构成中综合性的一项要素。通用能力主要包括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社会需求洞察能力和策划能力。这些能力虽然不具有编纂专业技能维度的独特性和专业性,但是能够体现编纂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一维度中,创造能力的载荷系数大于 0.8,明显高于该维度的其他要素,体现了数字时代的向度以及数字社会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和编纂人员重要的职业要求。

参考文献:

[1] 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 [2019-11-08]. http://www.saac.gov.cn/daj/xxgk/201604/4596bddd364641129d7c878a80d0f800.shtml.
[2] MCCLELLAND D C.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3,28(1):1-14.
[3] SPENCER L M, SPENCER S M. Competence at work: 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M]. New York: Wiley,1993.
[4] Hay/McBer. Scaled competency dictionary [M]. Boston: Hay/McBer,1996.
[5] NORDHAUG O. Competence specificities in organization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1998,28(1):8-29.
[6] BOYATZIS R E. The competent manager: a model for effective performance [M].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1982.
[7] 钟赟. 对中美档案编纂工作主体的比较分析[J]. 四川档案,2013(3):47-48.
[8]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records management capability matrix[EB/OL]. [2019-04-19]. http://www.doc88.com/p-6741597162522.html.
[9] O*NET OnLine[EB/OL]. [2019-03-26]. https://www.onetonline.org/link/summary/25-4011.00.
[10] 李成. 档案工作者胜任能力模型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07.
[11] 赵亮. 档案工作者胜任能力模型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浙江档案,2016(5):23-26.
[12] 韩萌. 档案工作者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初探[J]. 北京档案,2009(10):14-16.
[13] 韩宝华. 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4] 王翠叶. 试谈辞书编纂出版人才队伍建设[J]. 中国编辑,2019(2):39-43.
[15] 詹跃华. 谈年鉴编纂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及其提高[J]. 黑龙江史志,2018(12):17-21.
[16] 俞富江. 浅谈志书编纂人才向专业化方向发展[J]. 黑龙江史志,2018(10):34-37.
[17] 张佃鲁. 浅议编纂精品佳志的几个要点[J]. 新疆地方志,2017(2):40-41.
[18] 贾娜. 加强企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思考[J]. 黑龙江档案,2014(5):81.
[19] 陈文阁. 关于对地方志编纂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J]. 新疆地方志,2016(3):52-54.
[20] 姚春. 谈档案编纂选题与社会需求的互动[J]. 黑龙江档案,

2012(6):95.
[21] 张成成.网络环境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的角色转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5):125－126.
[22] 徐绍敏,楼笑笑,张红.档案编纂工作之现代化[J].浙江档案,2000,9(4):35－36.
[23] 王阿陶.网络信息技术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影响[J].兰台世界,2005(7):49－50.
[24] 王永煜.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的文化素养问题[J].档案学通讯,1991(6):49－52.
[25] 张茗.浅析数字档案馆时代的档案文献编纂[J].技术与市场,2016,23(8):223－224.
[26] 周云云.浅论信息化背景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的文化知识与素养[EB/OL].[2019－04－16].https://wenku.baidu.com/view/fbaff2f2ba0d4a7302763a40.html.
[27] 杨巧云.立足社会需求,加强档案文献编纂者的责任意识[J]经营管理者,2011(14):339.
[28] 景红.论网络环境下档案工作者的信息素养[J].档案与建设,2002(1):16－18.
[29] 李淑芳.论网络环境下档案编研工作者的信息素养[J].兰台世界,2005(10):57.
[30] 丁华东.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社会功能的新阐释[J].北京档案,2008(4):38－40.
[31] 单旭东.编纂新记忆:论社会记忆与档案文献编纂之间的关系[J].档案与建设,2018(5):27－30.
[32] 桂美锐,李爱华.新范式下档案文献编纂的公众参与模式探析[J].档案与建设,2019(2):19－23.
[33] 雍文娟.全媒体时代档案文献编纂的优化路径[J].山西档案,2017(4):57－59.
[34] 苏君华,龙家庆.档案文化产品传播影响力研究——以档案编纂成果为例[J].档案学通讯,2018(4):35－40.
[35] 朱少禹.档案文献编纂转录加工环节的现代化探索[J].档案天地,2018(7):55－56.
[36] 耿骞,毛妮娜,王凤暄,等.公共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6,60(7):25－33.
[37] 余晓莉,和丽萍,黄晓琼.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几种意识[J].兰台世界,2016(10):62－63.
[38] 黄倩.策划编辑胜任力结构维度探索性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2(7):44－46.
[39] 王萍,张韫麒,朱立香,等.政务微信公众号知识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3):43－50.

作者贡献说明：
宋雪雁:选题确定,论文整体研究思路与框架提出;
李溪萌:论文撰写,数据分析与处理;
邓君:论文修改。

Research on Competency Model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ers in the Digital Age

Song Xueyan　Li Ximeng　Deng 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is the main way to bring the value of archives into full pla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archival compilers in the digital 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election of qualified compilers,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human cost of archiv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Method/process**] In this study, competency factors were extracted by means of analysis on the existing documents and the working process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and revised by consulting experts.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archives practitioners,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vi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of the data. The fin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referring to the quality iceberg model and onion model.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21 competency factors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er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ntegrated them into four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awareness, knowledg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general ability.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archival undertakings and the digital age,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ers was established.

Keywords: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archival compilers　competency model